

獨特的抒情美文

——解析楊牧

〈十一月的白芒花〉 何寄澎



本刊物可掃描 QRcode 下載

母親書寫的端倪 —— 《山風海雨》

楊牧散文大體皆為自省的剖析與描述，故一貫出以獨白的語調，而其自省的內心又往往在懵懂與明澈之間游移，故特具一種冷凝與迷離的沉味——此為楊牧散文與眾不同的鮮明特色——自葉珊散文以迄於今，固一貫如此。也因此，楊牧散文須以沉靜的心細細品讀，方能略體其深致與美感；換言之，楊牧散文確為雅調之美文，知性感性融而入化——此所謂「知性」，自緣於自省之推敲、叩問所帶來的「理趣」；而所謂「感性」，則乃推敲、叩問之後同時產生的感懷。

熟悉楊牧散文的人當知，楊牧每一本散文集都有其特殊關懷的主題，亦皆是其散文書寫的一個進境。由是而言，《山風海雨》為其童年時期由愚駭無知漸次發現世情人事之猙獰與美好，終於告別童年的歷程——此一歷程緣於太平洋戰爭的刺激、大自然與阿眉族人的啟迪、父母的愛，以及二二八事變的震撼綜合淬發而得。其文字雖時有冷肅之感，然大體溫暖、明亮，充塞愛與信念的輝光；傷感雖有，亦終於是沒有悔恨的。該書末篇之結句寫道：「我翻過身來抬頭瞭望，花蓮在，並沒有沉進海底。」既然生命終極依託、歸宿的故鄉仍在，一切就都可以篤定、沉著，自我也就可以堅持著真我繼續穩步向前。

我們之所以在詮釋解析〈十一月的白芒花〉前要先談上述有關《山風海雨》之種種，乃是企圖讓讀者了解，楊牧關乎故鄉花蓮、關乎童年的書寫，始於《山風海雨》，而涉及母親的書寫也自《山風海雨》始露端倪——唯著筆仍少而已。在《山風海雨》的第一篇〈戰火在天外燃燒〉裡，出現幾筆對母親的描繪：

最初是陽光耀眼，照滿明亮清潔的廚房。我坐在靠窗的長凳上，記憶裡它比別的凳子要寬些，上面的紅漆早因為母親時常用力洗刷而脫盡了。母親不喜歡油漆的家具，總是拿爐灰把所有木製品用力刷回本色，擺在陽光下曬，然後小心搬回屋裡放好。刷過的長凳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在早晨的太陽光裡飄著，浮著。

雖然只是寥寥數筆，人物也無具體形象，更無言語對話，但氣氛溫馨燦然——這主要是來自於母親的「作為」。此外，楊牧又寫道：

母親忙著把曬衣服的竹桿收起來，固定在走廊地板上，把柴薪和木炭搬進屋裡，又把新醃的黃瓜和蘿蔔乾也一罈一罈捧進來，尤其更不能忘記發酵好了的豆瓣醬，和曬了半個夏天已經快成熟的豆腐乳，也小心捧了進來。廚房裡頓然變得好熱鬧。我坐在椅子上看，或者滑下來走走摸摸，覺得家裡很溫暖。

由這些描寫，我們可以想像，童年的楊牧從母親那兒得來的都是這樣溫暖、明亮、熱鬧、淡香撲鼻的照拂，他因此是心安的、無憂無慮的。在母親的呵護下，戰爭的恐懼尚未降臨，戰火固遠在天外燃燒。從此書的扉頁題句「此の書を母に捧ぐ」（謹以此書獻給母親），自可知四十五歲以後的楊牧（《山風海雨》為楊牧一九八四秋至一九八六秋刻意創作的一本散文集，時楊牧四十五～四十七歲）在童年的回憶裡，母親的描寫雖不多，但孺慕之情的深厚卻昭晰分明。

母愛的依戀 ——〈十一月的白芒花〉

約當五年之後（一九九一年），楊牧因母親患病，自香港返花蓮探望，乃有〈十一月的白芒花〉之作。

全文的主要場景只是返鄉的火車，以及車窗外不斷閃過的白芒花。起筆就是沉鬱的情緒：

我問關還鄉，一路上看白色的芒草開花。

在火車上這樣張望，心裡正有一種歲月悠悠的沉鬱，壓在那裡，不由分說……

我默默獨坐在那裡，一向就是這樣默默，然而惘然的，看車窗外白芒花閃過，不斷閃過……

火車以催眠的節奏向南奔馳，我坐著，眼睛必然是無神的，兩肩微微痠痛，心裡不一定想著甚麼。沉鬱。十一月。

對這種如深夜低沉的吟哦與狀似無序的冥想，本來就是楊牧散文語言的格調，我們並不陌生。但依然好奇著，是什麼讓作者心緒如此沉鬱呢？

文章的第二段這樣開始：

又是十一月。十一月的花，這豈不正是此生不斷，反覆來襲的，熟悉，令人動心的白芒花嗎？

我們因此又在想，昔年十一月的白芒花有什麼特殊意義呢？為什麼會「此生不斷，反覆來襲的，熟悉，令人動心」？這些問題在第二段的結尾得到了答案。楊牧寫道自己竟能默默注視著「打落開花的白芒」，最後「閉上眼睛，想到母親。」我們終於了然十一月白芒花的特殊意義顯然與母親有關，而那裡面必然也有著動人心魄的故事。

在那幾年中，楊牧習慣於午夜就寢前想起母親。往往是坐在燈前，對著書籍或文稿，忽然就想到病了的母親。而那些平時作息不可或無的書稿之類的東西，忽然間就看不見了，眼睛只剩一片迷茫，好像是空虛——這時，母親的容貌和聲音便開始向他呈現，寧靜超然、沉著安詳。甚至於他有時還能感受母親手掌的溫度，感受母親的手探觸了他的頭額，或者肩和背和手臂——如小時候發燒躺在榻榻米上昏睡，母親靠近被褥坐下，伸手來額頭探體溫的情景。

這樣的母親形象，對所有人的童年而言，都是曾經親身經歷的，並不特殊。但楊牧以細膩寧靜的筆娓娓描述，格外動人，尤其像這樣的句子：

起初她的掌心是涼的，大概非常焦慮，等我慢慢退燒，她的掌心就變成溫暖的，撫在我醒轉的眉目之間，很舒服，很安全。

不僅鮮明刻劃出母親內心憂喜的起伏，也昭晰的凸顯出楊牧對母親無限依戀的情感。

而如今病的是母親，而且病了很久，愈來愈不好。記憶中永不消逝的母親形象一一紛乘再現，表達的應是楊牧既憂傷焦慮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吧？

欣悅的白芒花——對母愛的讚頌

楊牧是明白這樣的心情的；也明白何以在就寢的午夜前習慣想念母親，在燈前對著書籍或文稿忽然就想到病了的母親。楊牧繼續敘說一則生死交關的故事：

有一天近午，我們（他和母親）沿路走到一開闊的彎道，左邊是林投樹和一些矮竹，姑婆葉叢，右邊陡坡直落，視野遼遠，可以看見一條淤淺的河流，旁邊沙磧上堆滿山洪爆發時自高山沖來的石頭，更遠似乎還有茅草小屋和農作的田園，在錯落的檳榔和麵包樹間。那時忽然從東邊山脈缺口，傳來飛機引擎劃破縱谷的聲音，母親帶我滾下右邊的山坡，躲進雜樹叢生的凹地。我們聽到飛機隨意掃射的聲音，夾在推進器沉悶的巨響裡，竟然感覺它漸漸飛近我們上空了。母親把我用力向下推，滾進凹地底下，抱住我將我整個人壓在下面。我毫不猶豫地伏在那裡。我明白，我當然是很明白的，她想用她的身體作屏障，這樣掩護我；即使飛機掃射，也只能打到她，打不到壓在下面的兒子。原來她是這樣想的，我知道了。飛機從我們頭頂上喧嘩越過，向開闊的河流區域航去，繞一大圈，聲音小了，遠了，一定是回海上去了。母親把我抱起來，幫我擦汗，把衣服彈乾淨，讓我坐好，然後她清理她自己，一邊小聲安慰我。她的面容和聲音寧靜超然。我注意到山頂俯身來看的，又是一些欣悅的白芒花，而坡底更有許多白芒花，也都在前後搖動，興高采烈地看我們。好風緩緩吹過，知了乍停而續，又停了。我聽見四處鳥聲，細碎嚶嚶，短暫卻似永恆，知了復起，把亭午的太陽光吵得更烈了。

文中反覆出現「我明白」、「我當然是很明白的」、「我知道」，楊牧顯然是透過這樣堅定的語氣，表達母親以生命守護他的那種

偉大的愛。這種愛在前此「母親為我擦汗，拿手巾在我面前搖著搨風，給我水喝，給我餅乾和涼糖，然後她自己擦汗」的呵護中，已令「山坡下的白芒花伸長了脖子在看，山坡上的白芒花也遠遠俯視，點頭歎息。」而再經此母親以「身體作屏障，這樣掩護我」，而當飛機終於遠去，「母親把我抱起來，幫我擦汗，把衣服彈乾淨，讓我坐好，然後她清理她自己，一邊小聲安慰我。」幼小的楊牧注意到「山頂俯身來看的，又是一些欣悅的白芒花，而坡底更有許多白芒花，也都在前後搖動，興高采烈地看我們。」由「點頭歎息」的白芒花，到「欣悅的白芒花」、「興高采烈地看我們的白芒花」，無非藉臺灣山坡、河岸、山谷無處不在的英英雪雪白芒花見證母親地老天荒的慈愛，刻畫母親恆常寧靜超然的面容和聲音；也透過擬人、擬情化的白芒花，表達天地對母親偉大之愛的禮讚。

白芒花——愛與生命流轉人事遷易的象徵

類此與母親重疊相依的生命圖像，在間關返鄉的火車上，經由窗外白芒花的呼喚，一一舒展呈現，自我的內心，如何能不「惦記太多，翻動鼓盪的思維」？而因為母親的病，這樣的旅程又如何能不「憂慮、不安、焦躁」？但因為十一月，因為十一月的白芒花，「在同一條火車道左右，如此盛開，小山遠近，丘陵高下，在更遠更遠的平埔野地裡，廣泛散開，彷彿是不斷繁殖著的，我記憶裡的白芒花，愛的見證，信念，和毅力——一種無窮盡的象徵，永不止息的啟示。」作者畢竟籠罩在母親的愛中——一如孩提，沉著、安詳。他從白芒花的象徵中，清楚體認到母親「寧靜而超然的面容和聲音」，悉來於她的愛、信念、以及毅力——這對作者而言，固為其生命「永不止息的啟示」。

白芒花「挺直地搖著晃著，毫不羞澀，也沒有任何愧悔」——一如母親的愛、信念、毅力。在他曾經的旅程中，如此明亮、燦爛，猶似新雪的「白芒花」，就這樣一路相伴。

然而，文章的結尾終究還是回到惆悵、沉鬱，「在山谷，河床，在丘陵上，漫山遍野，清潔而且沒有顧忌，如此活潑，自由，好奇」的白芒花終究是回不來了。「縱使我都記得，記得詳細」，但「那些已經逝去」，「是回不來了」。「甚至去年十一月（更明亮、更燦爛）的白芒花也枯槁，萎落。」作者這樣寫，其實見證了他的誠實無偽。生命的哀喜悲愉本來就會帶來我們情緒的起伏，年輕強健的母親終會漸老漸衰。愛、信念、毅力固都仍然不斷啟示我們、鼓舞我們，但曾經擁有而逝去的，終究確實也難再回來了。白芒花是母愛的象徵，卻也是生命流轉、人事遷易的象徵。全文自沉鬱始，復終歸沉鬱，中間因母愛而光輝充滿——其實也正是生命的真實。作者以白芒

花的多重象徵，映現自我的篤定與焦躁，美麗與哀愁；既歌頌了母愛，也傾訴了面對「逝去」的無奈。這種種複雜而似矛盾的情懷一如文前摘錄〈霜夜作〉一詩所述：

當孤單的長尾蜻蜓從正前方飛來飛來
猶豫抖動，盤旋於吸納了充分霞光的漣漪
並且試圖在穎豎的一根刺水芒草上小駐
點碎了粉末般的花蕊致使暮色折回那邊然
變化的時刻

生命的本質原即是既「吸納充分霞光的漣漪」，亦有「暮色折回那邊然變化的時刻」——這就是作者不斷重複的「類似的情緒來襲」。

面對「十一月的白芒花」，美麗與哀愁的心緒交沓起伏而來；而〈十一月的白芒花〉既彰示了母親不朽的愛，也展現了目睹消逝的沉鬱。我們終於得以體會，楊牧的抒情從來就是多重而相倚相異須細細斟酌品味的——這就是楊牧抒情美文的獨特面貌。✿

認識 楊牧

楊牧，本名王靖獻，早期筆名為葉珊。臺灣花蓮人，民國二十九年生。畢業於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，獲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。曾任麻州大學、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職，國立東華大學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。

楊牧自十九歲起，即致力於散文與詩的創作，五十餘年來，不斷推陳出新，自我突破，獲得極可觀的成就。無論詩、文，其作品主題，一貫見證作者對生命意義、對文學使命的叩問辨證，反映作者特殊的生命情調與文學關懷。至於風格，則在典麗醇美的辭采中，交織并融知性的抒情與感性的批判，為臺灣當代重要的詩人及散文家。著有散文集《葉珊散文集》、《搜索者》、《山風海雨》，詩集《楊牧詩集》等。